論語注

康有為

口 12
3266
3

8088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三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德集解引王肅云無得而稱近世從之後漢書丁鴻傳延篤傳及鄭志引此作德釋文本亦作德則各本皆從德今從之

至德爲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無德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是爲文王有聖德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太王有疾泰伯卽託採藥偕仲雍逃之荆蠻于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至武王而有天下論衡謂太王薨泰伯還王季辟主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季歷乃受韓詩外傳與王充

南海康有爲學

門 口 12
號 3266
卷 3
昭和十五年四月二日購求

合鄭注採藥不返太王殁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與史記合然泰伯避位未必復返則從鄭說爲宜使唐之建成元吉知此安有推及之禍于太王爲養志採藥而不奔喪于王季爲避迹嗣立而非內禪于商朝爲純臣斷髮文身不啻採薇叩馬矣不獨泰伯至德即仲雍亦至德此如夷齊同稱而單文多稱伯夷也其後諸樊餘祭競欲讓于季札亦至德之餘風所激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說文無之當是今文字或謂當作緦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刑法志引作緦

葸畏懼貌絞急刺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恭愼勇直皆生質之美德然德則空虛無薄其施于人道之宜尚有太過不及之患必有禮以節之然後可行此聖人所由制禮而君子所貴隆禮由禮也不然則恭者見犬豕而拜之愼者一事不敢爲勇者動輒稱戈作亂直者絞刺人短反不可行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當另爲一章脫子曰二字

篤本作竺厚也包咸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蓋風俗之厚薄化起于在上而推恩之次第先驗于親舊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其在上者厚而在下者薄亦無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說文启開也啟教也二字不同今通作啟說文誥讀如論語跅弛之跅今不從兢兢本或作矜矜

鄭氏玄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于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愼恐有所毀傷周氏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于患難矣言其保之之

難如此至于將死而後知其得免于毀傷也史記孔子以會子能孝故作孝經以授之會子終身蓋以孝謹自守者今大戴禮會子十篇率皆守身之言其宗旨在此其力行亦在此孔子以凡物非父不生非母不生非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全而受者當全而歸之故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少有毀傷則無以對所生論傳體之義自為完全非全身無以極其重會子終身戒謹僅能全不敢毀傷之義然此義也不過孝之始而已蓋人之生也有神魂體魄專重神魂者以身為傳舍不愛其身若佛耶回皆是也專重魄者載魄抱一以求長生若老學道家是也專重體者戰兢守身敬手敬足若會子是也三者各有所偏孔子則性命交修魂魄並養合乎人道備極完粹然一傳而為會子即已偏于體魄如此夫形體者血氣所為經三十日而血氣一變其舊者隨汙溺而盡銷其新者亦經歲月而頻化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形色血氣不

知變化百千劫保無可保免無可免且父母之指爪洟唾皆父母之體也其生已棄之若其骨肉腐敗益無可保若埃及之木乃伊以奇藥全之可數千年終亦必毀故愛體魄者不過推愛之義如愛召伯者保其甘棠愛丈人者愛其屋烏愛父母者愛其遺體敬佛者重及佛骨云爾孔子兼備萬法無所不在不又云殺身以成仁見危授命戰陣無勇非孝乎不又云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若魂氣則無不之乎不稱比干諫死為仁乎會子兢兢于保身至于垂沒自是教之一義然亦偏矣若後儒說以會子為孔子正傳以為孔子大道之宗則大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鳥畏死故鳴哀人

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包咸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齊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野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籩豆木豆禮器也言道之本末甚多而容貌顏色辭氣為本當自己修之而籩豆器數為末可付諸有司也禮冠義所謂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表記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曾子得之然將死時不待問而發論以為道之所貴者乃僅在容貌不暴慢顏色宜莊正辭氣勿鄙倍三者此皆外身修飾之事無一性命之微言皆初學持循之功無一自得之受用即使言出有為或為孟敬子而發則後世士夫能飾容色辭氣而心術險詖行詣卑污者多矣即能此亦與色莊論篤者何異何足貴乎鄙人始讀見謂將死言善君子所貴鄭重出之如此以為必有精義不意膚末若是宜葉水心以曾子為未嘗聞道也今曾子十篇皆兢兢守身之言與此兩章意

義相合必非誣說蓋曾子之信實心地刻苦工夫自為篤信好學者然其所得品詣在善信之間于佛法中為神秀與明儒康齋近人倭仁相類終日省身寡過而已其于充實光輝尚遠何況大化乎惜其親炙神明聖王而不得聞配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之道性天陰陽之理三世大同之法非斯人而誰與舉老少而妄懷但知孝經守身僅聞孔子萬法之一端而已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夢奠之年僅二十七歲當顏子沒時僅十五歲故從游陳蔡皆不及與受業未知何年要其天資既魯侍教不久所得不深此誠無可如何者也乃同學諸賢各傳教異國或為卿相大夫自顏子伯牛子路宰我早卒子貢居衛子張居楚子夏居西河子游居吳澹臺游楚其居洙泗之故鄉因聖人之遺教收吾黨之狂簡嗣闕里之遺音終身講學老壽九十者惟有曾子故弟子最多在孔門靈光巋然最為耆宿後生之從儒教者慕其盛名以為孔

子大宗自皆歸之齊魯之間學者率出其門故後學獨稱曾子論語于顏子尙名之而于曾子稱子曾子之德望如此天下聞曾子之教者誤以爲孔子之道卽如是于是孔子之大道闇沒而不彰陋隘而不廣此孔教之不幸也子思之學出于子游荀子之言最可信據王肅不知考僞家語以爲子思學于曾子程朱誤信之又附會爲子思孟子之正傳以大學爲曾子之書與中庸論語孟子名爲四子于是曾子上列顏思爲四配爲孔道之正宗而天下學者益尊之于是中國之言孔學者僅在守身而孔子重仁之大道一切皆割棄甚至朱子見禮運之大同且疑之矣此則後儒輕說妄尊之罪而于曾子無與也以關學術之大不得不明正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包氏咸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人性各有長短故各有能不能知也無涯學益不足故頊索可問芻蕘可詢皆有補于學問至于侵犯不校則大度如天至慈如父母聖人視天下皆孩之孩兒之犯何所校報蓋至人忘已大道無我誕登于岸虛與世游更何有以一得自矜小技驕人睚眦必報者哉馬融謂友爲顏子然顏子沒時曾子十五歲未必及同學也或追稱之歟抑孔門之高賢多矣何必顏子而後有是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陸德明本作君子也無人字

鄭氏曰六尺十五歲以下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後世若諸葛亮當之矣攝政王多爾袞張居正亦庶幾焉則寄萬里之國命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

包氏曰弘大也毅强而能斷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仁者公德博愛無私萬物一體者人者仁也故人人皆有仁之責任人人皆當相愛相救爲人一日卽當盡一日之責無可辭避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若卻人之責任中道退懈是不爲仁卽不得爲人也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昔嘗編論語孔門諸子學案會子之言皆守身謹約之說惟此章最有力眞孔子之學也其得成就爲孔學大派皆弘毅之功力肩孔道仁爲己任也易簀不昧死而後已也曾子蓋能行而後言者雖守約亦可法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包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詩本性情詠歎淫佚易于感人興起人心或發揚蹈厲或温厚纏綿必在于詩立必有節文度數人雖有良才美質必有禮以行之乃知所立故必在執禮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體者禮也文德樂也樂有五聲十二律音聲之暢觸感魂靈干羽之綴發强形體蕩滌煩褥涵養中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欣喜懽愛中正無邪以調理性情和順道德必在學樂六經皆孔子所作以爲教而易春秋作于晚暮故早歲但以詩書禮樂教人而詩禮樂三者尤要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于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

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于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于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愚觀泰西學校必有詩禮樂三者以爲學級人人童而習之其詩歌皆有愛國愛種興起其仁心其禮自飲食起居賓客軍國之禮皆熟習而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節以應人接事其樂則凡歌詞琴曲跳舞歲時皆習熟而有以陶暢其性靈舞蹈其手足故人多成材一切科學皆爲專門惟詩禮樂爲普通之學無人不習孔子之道乃大行于歐美而反失于故國也今學者更當光復故物以求成材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禮緇衣曰夫民閉于人而有鄙心董子曰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如以神道設教則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無靈大破迷信則民無所忌憚惟有縱欲作惡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無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深憂長

歎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須憂道不明而痛歎之乎愚民之術乃老子之法孔學所深惡者聖人徧開萬法不能執一語以疑之且論語六經多古文竄亂今文家無引之或爲劉歆僞古文中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包氏咸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爲亂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按陳涉之輟耕隴上石勒之倚嘯東門好勇疾貧之亂也楊國忠之激怒安祿山李訓之欲誅仇士良皆甚疾不仁之亂也二者雖殊然足以致亂其罪均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皇本使上下有矣字吝本亦作悋

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悋時乃無敵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誠伯禽曰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此周公之法故借以反言之周公多才多藝如創制指南車之類故稱才美驕矜誇也吝鄙嗇也矜誇鄙吝常人視爲小過而孔子最所深惡以其自私而背于公德反于大同令人道退化人羣不合故以爲大惡雖有周公之才美不能贖之以雖才美而不能公之于人智而不仁反是而思恭遜爲行已之門施捨爲待人之門苟能二德雖無才亦孔子所許矣一部論語稱周公只有此章但稱才美未歎至德然則後世以周公爲先聖至降抑孔子爲先師者足見劉歆作僞之惑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鄭氏曰穀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矚焉汜而不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蓋學者之大患在志于利祿一有此心卽終身務外欲速其志趣卑污德心不廣舉念皆溫飽縈情皆富貴成就抑可知矣而人情多爲祿而學此聖人所由歎也朱子謂至當作志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閻也又曰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至志通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篤固也信之至極之謂好學者必以信之篤爲始不篤信則非眞好無以爲入道之門善其道者必死守之爲終不守死則不能善無以爲衛道之極此孔子教後學從教傳教之法蓋萬法皆起于篤信不信則一切無可學萬事莫堅于死守不死則一切無可守故佛之教人必在起信而從之堅耶之教人必以死守道而道大行惜儒者之徒不能奉行所謂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無也危者勢將亡亂者政已亂國若此者入此居此皆無益必不能救徒喪其軀此梁鴻所以五噫管甯所爲遠避也此似智者之事人所易爲不知在危亂之邦者懷土爲安罕能遠去然因此或身污僞命家人盡喪上無關於教中無益于國志士雖以死善道然去就不知天其天年若龔生之徒死亦不可也若鄙夫懷祿貪于亡國之富貴者近如拳匪之變京師死者如麻既非維新以救國亦不能爭廢立以殉君敗名喪身驅若雞狗是自作孽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潛夫論引此邦作國云哀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見者樂則行之隱者憂則違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也若邦有道則披巖剔幹登明選公然而貧賤必無可用之才也若邦無

道則政以賄成官由詔得然而富貴必無能守之節也無才無節皆志士之所恥若以救國救民爲志者孔子所謂天下有道某不與易顏子所謂治國去之亂國救之醫門多疾庶幾有寥此則以人地獄救人之心而非關富貴貧賤之事是又聖人大仁之地位而非中士所能學者自審其才德地位擇而行之孔子蓋多開藥方以待學者之服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皇本政下有也字

孔氏曰欲各專一于其職蓋司法者不問行政行政者不得問立法任兵農者不謀禮樂司禮樂者不問錢穀所以戒侵官越職也若夫議論政事則國者民衆之國也鄉校之議風詩之作乃聖人所特設固宜公議之者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太師摯也始樂之始亂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蓋樂一成有四節有升歌有笙奏有閒歌有合樂升歌爲始合樂爲亂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蓋尚同合愛莫尚于樂人道起化莫先于夫婦故正樂編詩先自關雎志和音雅以爲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夫先于婦男下于女矯亂世之弊崇平等之教平權和合故洋洋美盛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廣雅悾悾誠也子罕篇空空如也悾空古通呂氏春秋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又與款通

侗無知貌也莊子山木侗乎其無識書在後之侗即僮之段借愿

蓮也包咸曰悾悾慤也狂侗悾皆質之愚者然愚人多直愿而信亦可節取若夫託狂以行奸極愚而妄詐以其資質之下加以心術之奸是眞無如何也吾不知之者蓋深絶之而不敢加一詞之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皇疏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言人之爲學當如追亡救火常患不逮以若是之時敏猶恐不能證悟不能據守旋得旋失之若夫優游暇豫作輟怠緩其必不能得可見矣此警厲學者之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不相關蓋至人之游于世間但以救人爲事不避貧賤勞苦亦忘其富貴尊榮故舜之鼓琴二女衫衣猶若固有禹之櫛疾風盲甚雨肌無肉脛無毛卑宮室惡衣服等于監門若不知勞蓋行其救人之素志則一物不得所若已饑溺之然天下雖大自至人視之猶一哄也苟無此夙志大識則一命之榮震動其心死生其命矣況天下乎此實爲立憲君主之法雖有天下而實公天下故不與舜恭已垂裳南面無爲禹之勞爲公僕而不敢有君天下之心借舜禹以明之孔子之微言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說文有奐無煥字近人多據說文以攻論語今本然今論語多魯論今文若說文純乎古文不足據也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包氏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蓋莫大于天而堯與天準則蒼蒼無正色遠而無終極故無可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也文章禮樂法度堯之德不可名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亦其粗跡蓋歎美之至也孔子志在大同天下爲公之世故最尊堯舜然神人無功至人

無名雖有非常之功業文章亦不過游化示現之粗跡于其至德無與也其示現之跡或以君而創民主之事或以民而爲教主之業廣大高明血氣尊親然聲色之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微妙廣運無所不在爲太平世之民主可也爲亂世之君主可也爲選用舜禹皐陶益可也兼容共工驩兜可也龍蛇雜沓蘭艾並生此天所以爲大也來爲中國之聖人可也來爲此地之教主可也立法各不同魂身各不同去爲他地之教主可也魂氣無不之神明無不在在此地爲君主可也在他地爲教主可也聖而不可測之謂神此天之所以爲大而民所以不能名者故謂之堯者偶託焉爾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十人今本亂下有臣字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于尚書論語及左傳皆無臣字東晉僞古文亦無臣字今本皆有臣字乃後人據晉太誓後添今削之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亂治也馬鄭以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然武王得天下已八十餘太姒必不在必爲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北史齊后妃傳論武明追蹤周亂即指神武妻婁氏則隋唐人亦以爲邑姜矣陶潛羣輔錄有毛公無榮公衞恒古文以婦人作殷人韓愈指爲膠固近人任啟運指漢石經作殷人則漢石經久無泰伯篇恐誤記也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也夫人才有由人作者有由天生者文明盛學校備胎教先水地和殺亂之根絕仁智之業積則人種良而人才多若文明之化未盛學校之法未備胎教不先產地犖确舉世爭殺夙習愚頑則人種不良而人才難得其間

有神靈聰敏馴齊者若瘠地之產木痿樹之結實雖有嘉穀碩果然而無多但有一二即稱嘉瑞也孔子生當亂世故歎息才難若此詩曰遐不作人故欲才之易全在作人而已

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釋文作參皇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引亦作參今本作三非是皇本無之字

包氏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參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鄭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楊也蓋古者諸夏諸國並立其服事天子不過臣貢如今高麗安南琉球暹羅而已遼金興則高麗貢于遼金而不貢于宋吐蕃弘則大理南詔林邑貢于吐蕃而不貢于唐北魏興則諸涼貢于魏而不貢于晉又如晉楚爭霸諸侯皆有朝貢非如今內地之莫不臣也周初千八百國蓋歸文王者已千國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也故武王

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皆久臣貢于周者文王若欲伐商如反掌耳然天與人歸而不取故孔子以爲至德孔子于書首堯舜于詩四始首文王皆明天下爲公之義孔子之不取天下亦所謂至德也孟子述之故稱堯舜文王最多此篇首泰伯終文王論語稱至德只此二人蓋孔子明公天下尚辭讓而惡爭奪之微旨也章首當有孔子曰三字與上文別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史記夏本紀作卑宮室致費於溝洫史記爲今文則盡力或是古文然論有齊魯姑闕之

閒罅隙也文從月入門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說文市韠也上古衣皮知蔽前而已故市以象之祭服不忘本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士蔪韐篆文改從韋從友經典假從黻又爲芾爲紱列子作芣紱冕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冕冠也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皆同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包咸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奉身極儉樸而飾于宗廟朝廷者極文明不役民力以奉己故築宮極卑惟竭己力以濟民故于水利極精豐儉與人反而適得其宜安樂于己少而適得其公約己而豐施劬躬而勤民不以人君自侈縱故有天下而不與不以尚儉失文明故巍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所爲無可議也然中國宮室卑污頗原于此其有峻宇雕牆者則後儒引以爲戒此未通古今之故也古者築城郭臺池皆役民力即文王亦所不免秦始皇築長城萬里築阿房三百里皆役夫數十萬死者如麻漢武之築建章千門萬戶金人承露盤高五十丈北齊高洋之築鄴臺高二十六丈隋煬之築西苑二百里率皆役民爲之若使聖人再興借之則暴君民賊專制窮奢何所不至奢者人情何待于勸進哉若後世已用雇役而君主已行立憲則國體所關文明所在以工代施愈能峻宇雕牆愈益窮民愈壯國體孔子若生當今日必大獎借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孔子爲明堂已立三統之制其地統曰其屋卑污方其天統曰其屋高嚴修員則何嘗必以卑宮爲是乎卑宮但據亂世之一統耳文明世則改之孔子聖之時者也故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蓋惡人之泥于一端而生流弊也孔子萬法並陳故曰知時觀變矣

論語注卷之八終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南海康有爲學

子罕第九

凡二十九章 釋文云皇本三十章謂合不岐不求與上衣敝縕袍爲一章也朱子從之亦以爲三十章注疏古本三十一章當是析不岐不求以下爲一章然不加合之爲宜故仍以爲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舊本以達字屬下章非 罕希也上與即歟助辭達通也利者義之和命者天之命記者總括孔子生平言論最少言者莫如利最通達多言者莫如命與仁蓋命利仁三者皆人受于天以生無須臾而能離者也然利者人所同好若再增長附益之則教猱升木相習成風恐因自利而生貪奪反以害人道矣故于繫易言利爲義和美利天下而宅經寡言之防流弊也蓋命則天賦于人貧富壽夭貴賤窮通各有定分雖有定命變命遭命之不同而莫非命也人能知命則自能順受

其正以樂天自不暇竭詐謀險詖以害人故命者人道自得之至理也人不能離羣獨處無在不與人交無處不與人偶與人交偶相親相愛則人道成相惡相殺則人道息故仁者人道交偶之極則也孔子嘉惠天下人以知命令其自得以敦仁令其處人蓋聖人言論雖多通達考之命與仁二者爲最也孔子言論最多幾無可尋其宗旨之要此章括論最爲得要舊本達字錯寫與巷黨相連遂若本章之稱孔子罕言命仁然考之論語孔子言命仁至多曰五十而知天命曰死生有命曰賜不受命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其卒章更大聲疾呼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言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子思述之曰居易俟命大德必受命孟子述之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得之有命性也有命莊子述之曰父母豈欲我如是哉天地豈欲我如是哉然而至

此者命也夫楊子述之爲力命篇孝經緯述三命曰善惡報也此爲孔子大義以令人安處善樂循理足以自得安分無求常教人者徵羣經傳難以悉數墨子攻孔子者也特著非命篇以攻儒其非儒篇曰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而不若人氣糧鼠藏而羝羊視賁羲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公孟篇攻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又曰立命緩貧而高浩居是儒亦曰貧富壽夭齺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君子必學教人學而託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四政焉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儒墨相反相攻而墨

子之攻孔子以命爲儒者四義之一則命爲孔子特立第一大義至明矣若仁則尤爲孔子專特之義無往而非言仁者即論語言仁已四十二章若以爲罕言則孔子所多言者爲何也其說益不可通矣禮記曾子問篇稱孔子與老聃助祭于巷黨蓋巷黨爲魯地而達字屬此章至明論語之闕脫程朱所考者已多以寫官脫寫遂至孔子命仁兩義千載爲之不明仁之義尚不可掩命之義則宋賢怵于此章之義遂永沒孔子之大道遂割裂今特疏通證明于此

○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舊本作達巷黨

巷黨魯地禮記曾子問孔子與老聃助祭于巷黨是也舊本作達巷誤

巷脫上章之末字而連寫之今改正巷黨之人見孔子四通六闢無所不通因美其大而惜其博而不專無一專門擅長之名卓甫謚高士傳以巷黨人爲項橐國策淮南子論衡以項橐爲孔子師史記世家以爲巷黨童子當是項橐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荀子曰天下之爲弓多矣而垂獨稱焉者垂之爲弓一也天下之爲樂多矣而夔獨稱焉者夔之爲樂一也天下未有兩而成者也行歧道者不至世愈文明則分業愈多博涉則必淺嘗專門乃能精詣至專精之至傳之子孫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乃能制器利用利物前民惟神聖之才天資敏絕乃能多能多藝無所不通然不可以教人巷黨人知專精之義而以律聖人孔子欲厲專精之業而因以自承亦欲執一藝以爲專門蓋恐天下不能學已誤于博學而一無所成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按聘禮公食大夫禮外臣亦然不止本國之臣也泰慢也明事之易簡進化者可從衆事之慢泰違禮者不可從衆有得失當擇之也孔子之禮天子見三公下階見卿離席見大夫與席見士撫席君臣對拜已極平等之至幾過于今歐洲君臣矣但須下階待君辭乃升以爲恭讓乃少示君臣之敬耳孔子鑒于時弊而言之後世既非席地可無拜禮則古今不同可無議矣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所也必適也固執也我已也印度古教有所教方教執教我教即意必固我也孔子之道虛齋故無所住而絶迹孔子之道時中故無適莫而比義孔子之道渾圓故無可無不可而適宜至于我性我質其癡執尤大一執于我即背于公德失于圓理如耳目鼻口之各明一義而不能相通不能兼懷萬理凡諸教之意必固我皆大惟孔子無此四者所以超絶象外而無不包深入世中而無所滯也意或作億測教也莊氏存與曰智毋億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亦可通但非所以論聖而不可測之神耳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會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包氏咸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會暴于匡夫子弟子顔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文者文明之道統也春秋繼周文王有文明之道文王隱沒五百年文明之道統

大集于孔子後死者孔子對文王自謂也言天若絕文明之統則
孔子自謂不得爲文明之教主天若未絕文明之統則我爲文明
之教主匡人必不能違天相害春秋之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述曰說曰文王者法其生不法其死
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王愆期曰文王孔子也蓋至孔子而肇
制文明之法垂之後世乃爲人道之始爲文明之王蓋孔子未生
以前亂世野蠻不足爲人道也蓋人道進化以文明爲率而孔子
之道尤尚文明公羊先師口說與論語合符既皆爲今文家之傳
又爲孔子親言至可信也蓋孔子上受天命爲文明之教主文明
之法王自命如此並不謙遜矣劉歆以僞亂篡統一切歸之周公
幾若孔子爲一好學美質之賢士大夫述而不作比于老彭觀此
可證其謬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
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皇本太宰知我下有者字釋文牢曰另爲一章
大宰官名鄭氏謂吳大宰嚭見說苑善說篇與者疑辭將大也詩
我受命溥將有娀方將是也論衡將且也大宰蓋以多能爲聖縱
猶肆也言無限也言天縱肆其大聖之德又兼多能乃其餘事也
聖而無不通也其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
之牢孔子弟子鄭氏以爲子牢家語以爲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
子張而莊子孟子左傳作琴張同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據
鄭氏疑僞家語以琴張爲另一人未審然否試用也言不爲世用
故得以習于藝而多通之人之成就固有以退爲進者若令孔子
生爲季孟定哀終身當國不過使魯强盛或朝諸侯有天下如堯
舜而已安能爲百世教主乎觀子聞之言而益信也包氏咸曰少
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言人宜

懷道若才藝則專一已足蓋生知不可以律人卽多能不能以率衆故孔子遜言以謝亦欲使人專爲其所能爲無務博而無成致如鼫鼠有五技而窮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皇本鄙夫下有來字孔注有鄙夫來問於我則竭亦有來字

空空鄭作悾悾誠慤也大戴禮王言篇商慤女憧婦空空呂氏春秋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叩卽也發動也端物初生之題焦氏循補疏曰蓋凡事皆有兩端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徧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訴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有若無實若虛至極則相反物從無而生有理從有而歸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聲色之以化民末也有知乎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知也故如天之空渾如鏡之空明物來順應因而附之眞空則一物不著至誠則鄙夫必盡大智則兩端並竭兩端者有無陰陽上下精粗終始本末凡物必有對待故兩端盡之蓋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語精而不遺粗語本而不遺末四照玲瓏八面完滿此孔子所以爲神聖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作河不出圖是今文未知此是魯論抑齊論耳

鳳靈鳥雄曰鳳雌曰凰舜時來儀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八卦是也已止也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禮器河出

馬圖書顧命有河圖漢書五行志及論衡皆以爲伏羲氏時河水出圖則之而書八卦國語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墨子非攻篇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論衡問孔篇引此曰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凰至河出圖矣董仲舒對策引此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易坤鑿度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與董王說同論語素王受命戲大聖不虛生必有所制法垂教而天瑞又必應之其後麟至鳥銜書爲演孔圖遂作春秋蓋作三世法于來者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冕鄭本云魯讀弁爲絻說文冕或作絻何晏本依包咸作冕或齊讀今不從少史記引作童子

齊衰衰之緝者蓋輕于斬衰之喪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大夫以上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包氏咸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蓋孔子因人道之宜順人情之安所謂人倫之至也後之教主言人格者無以尚諸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隸續嚴堅仰高則鑄當是齊魯論之一文發碑鐫

喟歎聲鑽所以穿也堅剛也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古今爲孔子贊者多矣宰我則稱賢于堯舜子貢則稱百王莫違子思則稱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莊子則稱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顏子則稱仰彌高鑽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五子皆善言德行者然雖極力鋪寫終不若顏子之形容所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今者于春秋得元統三世讀禮運知小康大同讀易而知損變靈魂死生陰陽二千年鑽仰

未得者今又新出尚不知孔子更有幾許無窮無盡新理爲我所鑽仰未得之者耶以聞一知十親炙既久之聖尚鑽仰不得前後恍惚而謂數千年之後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餘吸啜糟粕而得其精英斷其定案其可盡得乎天生大聖以莊子顏子之聰明不可測知而已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循循鄭注及後漢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孟子明堂章指並與鄭同末由史記世家引作蔑繇

循循恭順有序貌誘猶導也善導進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卓特立超絶也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凡學道者相引彌深相望不遠自有欲罷不能之境至于步趨俱及心力並盡忽而臨深崖望大海蹤跡既絶行地皆無劃然豁然躊躇四顧化人當前卓爾高蹈凌空步虛中天迴顧可見而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到欲從末由自崖而返顏子自此遠矣所謂大可爲也化之之聖聖而不可測之神則不可爲此顏子學道之深親見化人之境而自言之然則孔子之爲化人之神人顏子實言之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包曰疾甚曰病孔子嘗爲大夫可有家臣時已去位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言我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引以自罪其責子路深矣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道路謂棄而不葬孔子貴天爵而不貴人爵爲教王

而不爲人王故言不欲死于臣手而欲死于二三子之手孔子重
魂而輕魄但免棄而不葬而不貴大葬雖辭立臣而大義實在此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賈諸子曰賈之哉賈
之哉我待賈者也匱本又作櫝漢石經沽作賈今不從沽從石經作賈白虎通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文選琴賦注並引作價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包氏咸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
賈賈與價通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君子求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必不枉道以
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皇疏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
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畎夷干夷方夷黃
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也萬物一體天下一家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其
始夷夏之分不過文明野蠻之別故春秋之義晉伐鮮虞則夷之
楚子入陳則中國之不以地別但以德別若經聖化則野蠻進而
文明矣孔子日思以道易天下既不得于中國則欲闢殖民之新
地傳教諸夷聖人但欲開化救人無所擇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皇本反下有於字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年六十九自衛反魯見道不行決不再出
乃始撰定六經以垂教後世而先修詩樂蓋必先正樂雅頌乃得
所又周流四方徧考古今之樂然後能定中聲如今者亦必徧游
歐美盡聆樂音乃能正樂也經史問答云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
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于
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
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

而黜之者如鄭衞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
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
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鳩語別有四名
疑其不可爲據是也包氏愼言敏甫文鈔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
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衞不得而亂之故曰得
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于樂則雅
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
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和平者則俱曰雅
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
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確乎鄭衞不能入也由
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
月邠風也而籥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寒暑則曰頌一詩
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
十六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
采蘩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
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
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
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
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于辭本于情故
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灑乎草木然則韶
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則不
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
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即雅頌亦
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
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
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

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情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

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即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盡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律音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絃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按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定之既取其義之合于人道者又協其聲

使合韶武節奏之音蓋皆孔子修正或新製晉荀勗梁武帝隋萬寶常之八十四調猶存遺製耶律德光破東京得唐之雅樂而宋人不復見之于是孔子之樂亡矣吾嘗以周儘虎尺製十二笛度八十四調則笛孔相距甚遠乃知古人手指甚長今不能復之矣今歐美之琴凡七調高下長短清濁皆備其絃八十五其中半音三十五得八十四調之意歟何其闇合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困亂也說見第七篇然此則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天既生人則有人之任不可逃我受天之命而爲人則當盡人之道不可棄若欲逃棄人道之外別求高妙清淨是卽有我之至其違天愈甚去道愈遠孔子以天游之身魂氣無不之神明無不在偶受人身來則安之順受其正出爲我之公卿我則事之入爲我之父兄我則事之死喪之威人所同有也我則匍匐救之而不畏避酒食之樂人所娛生也我亦醉飽同之但不至亂凡人間世之道纖悉皆盡無異常人但終身應物皆順體魄之自然因物付物而神明超然寂然不動故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言而未嘗言何有于我也在衆無衆在身無身萬化而不厭千變而不捨深入而不癡故灑掃卽爲神功人事皆爲道境絶無奇特卽以絶無奇特爲彼岸不離人道卽以不離人道爲極功無大無小無精無粗自得安居者卽爲聖人不自得安居者卽爲鄉人此蓋化人之妙用而孔子自道之也不然聖人雖謙何至不能爲鄉人所能哉儒者自命爲衛道而宋人最長于割地凡高妙者皆付之于釋道乃至安身立命超然自得者亦付之于佛則孔子之道只有克己寡欲劬躬勞身而已是墨子之道所以敗也宋賢言道之極卽入于墨非孔子之道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往過來續無一息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蓋好德者魂靈也好色者光魄也受光而見色色與目宜者目則好之電自相吸魂不能主則從之矣故漢哀帝之好董賢斷袖而讓以天下齊高緯之于馮小憐亡國而更獵一圍好之至則有如此然易其目色則愛好頓無皆魄爲之也七十子之事孔子心悅誠服終身從之則魂靈爲之故魂清自主者好德魄濁用事者好色而常人無學魄常勝魂故好德不如好色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包咸曰簣土籠也此勉人爲學當强毅以期有成苟能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爲士可至聖人苟廢于半塗則前功盡廢惟聖罔念作狂其止其往其成其敗皆在人之强力堅志而不在多少蓋孔子爲成德者勉其極功爲初學者厲其銳志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說文作憜則惰是今文

何晏曰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蓋學者之性資有高下學力有深淺聞根有鈍利故同一義語而有領受不領受者佛與諸大弟子語而新學無聞正與此同故孔子有中人以上可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之義孔門多高弟子而孔子所心心印可者惟顏子一人其與語之精義妙道必羣弟子所不能知者惜顏子早沒而孔子神化大道遂不可聞此則大教之遺恨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包氏咸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皇疏謂顏子死後孔

子有此歎也若孔子見顏子已止則顏子之才詣已定矣惟尚當方進之時則以聖人之才為聖人之道日新未已為聖人而已矣然而短命不能至聖而不可測之神則此才為古今最可惜者也此篇多美顏子蓋顏子為聖門第一高才及門無及之者傳道失人關係至大故孔子痛之至謂天喪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喻學者之等級如此未學譬之苗達才譬之秀成德譬之實學者之有此或阨于壽命或懈于中途故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聖人之所以激厲後生至矣漢沛相范君墓碑禰衡顏子碑以惜顏子茂而不實也牟融理惑論梁書徐勉傳李軌法言注世說新語同則舊說有此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此勉學者後生少年也年少者氣盛體强年富志銳盛德大業無所不可為無所不可成其勢無比不止可嘉而實可畏來日方多安知不如我今日蓋是時孔子有聖人之望天下所共尊學者以為不可幾及也孔子誘之曰後生何必慕我乃可過我而令吾畏之者也時哉時哉宜日就月將惜陰黽勉若四五十而名譽不聞則雖發憤為學精力已衰志氣已惰卽有所成亦為小就不足畏矣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語意正同蓋學業成否全在少年故孔子望之深警之切如此當孔子夢奠時子夏子游子張曾子皆二十餘歲顏幸冉孺曹鄬伯虔公孫龍僅二十後生少年之成就者亦多可見孔子陶鑄之盛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勉學者後生少年也年少者氣盛體
所不可爲無所不可成其勢無比不止可
安知不如我今日蓋是時孔子有聖人之
爲不可幾及也孔子誘之曰後生何必慕
之者也時哉時哉宜日就月將惜陰黽勉
則雖發憤爲學精力已衰志氣已惰即有所

矣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聞無藝矣
不聞矣語意正同蓋學業成否全在少年故孔
如此當孔子夢奠時子夏子游子張曾子皆二
曹鄫伯虔公孫龍僅二十後生少年之成就者
鑄之盛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
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罕

論語注卷九

法語者正義言之也巽言者孫順導之也繹

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所敬憚故必從然不已見
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
或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
肺腹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帥者將帥四丈爲匹匹夫
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孔氏曰二軍
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
之志在己在人則可奪在己不可
立志爲學者第一事志不立則天下無可爲者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法語者正義言之也巽言者孫順導之也繹尋引其理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別有肺腑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或弟子頻聞故重錄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帥者將帥四丈爲匹匹夫者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孔氏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在人則可奪在已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立志爲學者第一事志不立則天下無可爲者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釋文敝或作弊皇本說文衣部作弊則敝是今文注疏本三十章釋文云三十一章則古本多一章正分不忮不求以下

敝壞也縕舊亂絮也袍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董子繁露謂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貴人禦寒之服子路當寒時無裘棉袍已敝一寒至此而復與狐裘者並立相形瑟縮而浩氣自充無所愧恥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饑寒易其慮不以貧富動其心可以進于道矣故夫子稱之忮很也忌也求貪也臧善也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蓋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然求爲人情之常忮乃心術之大害志士去求尚易去忮爲難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于道矣故夫子復警之蓋不恥惡衣惡食者人道之基而非成德之詣德貴日新道在上達若遽以自喜則止而不復進矣孔子始善之而末云不善其鞭辟陶鎔學者眞善誘之妙用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至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乃見也蓋不經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不經變故患難不足以識忠良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人之生世與接爲搆日以心鬬萬物之事理錯雜于前而不知所從則日在惑中身家國天下苦惱相纏而不能逃去則日在憂中身世言行危難相觸而不能勝之則日在懼中惑則如盲人瞎馬夜行臨池憂則如在火坑懸崖漏舟敗屋懼則如見毒蛇猛虎大火怨賊此人道之至苦而日望聖人拯之也聖人先

救惑者以窮理明物之知則幽室皆見光明施憂者以樂天知命之仁則地獄皆成樂土施懼者以浩氣剛大之勇則風雷亦能弗迷故知仁勇爲三達德學者度世之妙方不可不信受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權然後知輕重蓋轉移而後得其平變置無常而後得其正謂之權可與共學者有志者也然有志而智識昧者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者識明能擇善者也然力弱不堅未可與立擇善而固執知類通達強立不反可與立矣至于可與立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然時措有宜變通盡利其以行權固有反經而合道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如此乃足見事理之變濟時勢之窮孔子之春秋有據亂升平太平三世禮運有大同小康易有潛龍見龍飛龍羣龍無首歸魂游魂若執一而不知時中則

爲拘儒小儒而害大道矣故孔子之道主于時歸于權其未可與立者信道不篤其未可與權者執德不弘皆未足與議也程子攻公羊權義此程子所以終身僅爲可與立之人歟已所不知削孔子之大義令聖人之大義日亡此則宋儒之割地偏安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釋文偏本亦作翩末或作末者非皇本有下多哉字

唐棣之華爲齊魯韓之詩劉歆僞毛詩無之諸儒動指爲逸詩豈知凡經孔門所引安有佚詩耶何晏曰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唐棣亦作常亦通作棠諸書紛如郝懿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唐棣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得之目驗足爲翩反之證而語助辭何晏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

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蓋權反于經而後合于道道固甚多東西之相反而相通南極北極相反而相成故問孝則人人異告進退則由求反異既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既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又曰殺身成仁既曰大夫無遂事而又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天有陰陽故教有經權常變開闔公私仁義文質皆有二者故三統不同三世互異大同與小康相反太平與亂世相反能思其反乃爲合道若從常道反不合道矣故循常習故之人不知深思天理人事之變則不能行權若于人事能思之于物理思之于時變思之既思其正而又思其反正反既具眞道乃見故六經終于易以變爲義是篇終于權以思其反爲義孔子慮後人拘守一隅特著是義以教人無泥常而知權當深思而知反何晏所傳當爲先師微言而今幸存者也蓋天以變爲運人以變

爲體人全體兩月而盡變安有可永遠守常者故日日守常即日日思反相反相成乃可行也或以爲慕道之人亦欲來學但苦室遠未能豈知志士千里負笈棄家事師苟有志焉萬里異國奔走相從謂之遠者實未思耳于義亦通

論語注卷之九終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十

南海康有爲學

鄉黨第十 尹焞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此篇因朱氏爲多朱氏亦因于古注者也故不復引出

凡一章十七節釋文作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分二十二節朱子分爲十七節今從朱子

○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少記漢書潛夫論同作恂恂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同劉脩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疑逡逡爲魯論逡逡爲齊論恂恂爲古論漢碑足據若史記寫本易爲後人竄改也

逡逡温恭退讓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便便辯也宗尊也廟貌也象先人之尊貌也宗廟禮法之所在君之治朝三有

外朝治朝燕朝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以視人之驕于鄉里而訥于朝廷何相反也此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漢碑唐扶頌衍衍闇闇後漢書袁安傳闇闇衍衍漢人引多如此疑是今文論語無衍衍字而用侃侃或是古文或是今文論語本先下大夫後上大夫是齊論也與與漢書作㑹㑹史記世家及聘禮注皆先上大夫後下大夫當是今文今各論語作㑹㑹史記世家及聘禮注皆先上大夫後下

此君未視朝時也上大夫卿也侃侃和樂也闇闇和悅而諍也馬融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敬畏也與與行步安舒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儐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今從史記皇本左右下有其字

儐導也君朝用交儐臣聘用旅儐後鄭謂旅讀爲鴻臚之臚然又謂旅儐不傳辭此誤混于先鄭故倒之皆傳辭以重其禮也有大賓君使出接也勃變色矜莊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爲儐者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一俛一仰襜動而整貌趨有徐趨疾趨張拱端好如鳥舒翼紓君敬也賈子容經趨以徵聲之容翼然翼然肩狀右流足如射箭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惟孔子爲魯司寇時無列邦君臣來聘事或以大夫微而不書或即夾谷相禮之事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釋文于下文執圭鞠躬如也引作窮

諸侯之門有三庫門雉門路門其容十八尺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鞠躬鄭氏曰自斂斂之貌也劉氏寶楠論語正義曰聘禮記注引此下文說之云踧踖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

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顧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爲鞠窮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翕翕如畏然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則鞠躬者翕翕之假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蓋鞠躬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盧文弨龍城札記曰鞠躬鄉黨篇凡三見舊以曲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案廣雅翕翕謹敬也曹憲翕音邱六反翕音邱弓反儀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曹氏之音與鄭注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卽訓爲身今翕翕二字廣雅皆譌寫賴有曹氏之音猶可考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尙皆作鞠窮陸氏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惟

翼字訓曲脊不云翼躬亦不云翼躬字實義踢鞠也推窮也養也吉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翕翕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讀書脞錄拜經日記大略相同而此較詳論語古訓吾亦廬稿又引三蒼翕翕敬畏貌爲證羣經義證引魯世家注翕見三蒼音窮或論語本作翕轉脫作躬案包氏攝齊升堂節注鞠躬者敬愼之至是也此皆乾嘉諸先生考證至精確故今從之寫作鞠窮而曲身之誤說可廢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門謂雉庫待朝而立也古門制兩邊立長木曰榹中立木曰闑在

兩扇門中圭由閫東賓由閫西東西各有中曲禮疏云棖閫之間尊者所行不中門中門者近閫也賈疏謂門有二閫誤閾門限也亦作閫又作梱作扶作捆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閫右不踐閾踐履也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敬非自高則不淨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包咸曰過君之空位謂治朝君揖羣臣處在路門外庫門內之平地無堂陛或以爲庭中當碑南鄭謂入門右君揖之位然凡君空位皆然也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盛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器諸侯之堂七尺七級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言前足升一等後足從之相隨不相過此升階之法有急趨等則栗階栗階不過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躇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除也息鼻息出入也近至尊氣容肅不息有吸無呼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釋文一本作沒階趨進誤朱注從之然史記孔子世家儀禮聘禮注曲禮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說文其引此文皆有進字唐石經亦有進字故今不以爲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進趨前之謂也走就位也復位治朝外門右北面之位或以爲庭中之位皆可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趨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魯讀下爲趨

包咸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窮者敬慎之至禮執圭器執輕如不克上如揖趨如授如古通而乃言揖授之實狀上文形容此非形容詞矣聘禮賓入門三揖揖必上其手故曰上而揖

升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故曰趨而授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圈豚行君與尸行接武謂跬半跡得三尺大夫繼武跡相及也士中武跡間容跡也形容揖授之敬也鄭玄注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即如不勝之謂賓入門皇即勃如戰色之謂升堂讓將授志趨即足蹜蹜如有循之謂全引論語此文且將授志趨可證趨授而非下授矣志趨即徐趨

享禮有容色

鄭玄曰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禮既受圭賓降出儐者出請賓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入設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是也禮者主人以禮禮賓也聘禮既聘乃享既享乃禮凡二事私覿愉愉如也

鄭氏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出儐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從儐者請受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幣入門左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粟階升再拜稽首降出此私覿禮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于鄰國之禮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往來之事或有之而史略之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說文無緅字當是今文孔注古文必作緅

君子謂孔子爾雅紺緅者赤黑之間也按一染謂之緅再染謂之赧三染謂之纁四染謂之紺五染謂之緅六染謂之玄七染謂之緇緇淺絳也鄭曰玄纁所以為祭服紺緅本染不可為衣飾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無緅有纁字云帛冒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則纁亦緅字也飾領袖緣也鄭以為淺紅紫色姦不以為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赤白合色紫青赤合色皆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
朝祭之服可知古者衣正色裳間色故士縗裳雜裳可也此但言
衣若裳則可也朝祭服春秋尚黑也記稱朝服以紫自齊桓公始
則當時且以爲朝服矣至唐世以紫爲三品以上服紅爲五品以
上服此亦三統之殊尚黑尚赤不同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玉藻作振
皇本無之字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玉藻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戒
不敬也表文從毛衣古之衣裳必以毛爲表假借爲外也表而出
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
縐絺是也當是深衣蒲服也古者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
身之衣冬加裘夏加絺綌春秋加袷裙又其上加褖衣後吏所謂
中衣近之褖衣上加正服此聘禮疏說褖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其
左袖而露其褖衣以正服之左袖揜諸前衿之右若揜其正服則

褻也凡褖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必與正服同色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褖衣也以帛衣褖
裘欲色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褻裘古文作紲衣
則褻裘是今文

褻裘私居之服也長欲其溫若禮服升降上下不能太長也短右
袂所以便作事古者袂制二尺二寸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反
詘及肘尺二寸短者不反詘及肘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說文被寢衣鄭今小卧被其半蓋以覆足今日本寢衣有袖而長
過身半猶有是焉求古錄謂當在當暑節下常人當暑寢多不用
被易感疾孔子爲用小被以防風寒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或謂居與坐通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玉藻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居與寢對亦謂坐也焦贛易林狐貉載剝從温厚蓐即用此詩所謂文茵蓋坐褥宜温厚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殼纊綌緆純此襲尸之制生人明衣當亦相仿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致潔變常以盡敬交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九章粟五十糲米三十糟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如是也古火化未

盡多食生肉今日本人猶全食魚膾法瑞丹那人初入饌亦然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
食
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
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食未熟之類此
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鄭玄曰不時者非朝夕日中時非其時
則不食亦可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腒鱐膳膏藿秋宜犢麛
膳膏麋冬宜鮮羽膳膏雁不得其醬不食上有割不正不食當是錯簡今
不得其醬不食舊本不食上有割不正不食當是錯簡今依史記新序韓詩改移在席不正不坐之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說文引氣作餼當是古文今
量升斗石也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
爲量所謂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

沽酒市脯不食沽當是酤之假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是和品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養生之道宜少饑不宜飽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周生烈曰助祭于君所得牲體歸則以頒賜不留神惠也蓋不俟
經宿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
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肺爲氣主喉有氣管而聲出焉寢食則氣室而不通言語恐傷之
也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魯論瓜祭作必祭今文也今從之陸德明曰今本瓜祭非齊論卽古論也

羹五味和羹內則有雉羹腝羹雞羹兔羹鶉羹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今印度祭猶如此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聖人養生之愼如此蓋天與父母三合而生身必當敬謹之非爲徇口體之欲也

○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史記世家墨子非儒篇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九說文引割不正不食在席不正之下五書同可證今本在不時不食下當是錯簡今改正

君子貴大居正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正一身以正萬民聖人撥亂世而反之正造次無不歸于正蓋習養神明令其魂魄熟習然後種性堅定故坐席與割肉之小亦必得其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賢與聖人合也斯出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持也孔子以六尺之杖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聖人之恭鄉黨而敬老也鄉人飲酒饗也從鄉從食或賓與習射尙賢或蜡祭尙齒此主敬老也

鄉人獻朝服而立於阼階魯讀儺爲獻則儺是古論今不從

禮記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惠氏棟曰獻讀爲莎又讀爲義義音義聲近儺世本微作禓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禓者强死鬼也謂時儺索室驅逐疫强死鬼也郊特牲以孔子朝服立于阼爲存室神恐其驚先祖欲其依已而安也朝服大夫之祭服用祭服以致其敬阼階東階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訊也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釋文一本無而之二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空首奇拜也達曉也未達不敢嘗謹疾

也必告之直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廐厩也馬舍也牛馬之所聚也焚燒也退朝自君之朝來歸也鹽鐵論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蓋未至極平之世只能愛人類非不愛馬恐傷人之意多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牲必畜之生魯讀作牲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既嘗之乃以頒賜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敢不敬殺也賜食聘禮之餼也賜腥聘禮之牽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若代膳夫為君嘗食然忠敬之至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代膳夫為君嘗食然忠敬之至亦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唐石經釋文作拖皇邢本作拖

東首向日以受生氣也玉藻君子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君入室倚西面東故必東首以面君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于身又引大帶于上也平時玄端深衣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朝服大帶用絲垂曰紳深衣用革帶垂曰厲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玄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三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蓋弟子類記行事于此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

于己親也自父子夫婦兄弟以形合此外以魂合者皆朋友也其人最多其行最賢其助最重其得最深其義最切生則通財以養死則斂尸以收之孔子之于朋友其厚如此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欹而小屈足尸謂偃臥布展四體手足如死人居家居室家之敬難久故不爲容儀也古者謂威儀爲容漢藝文志所謂徐生善爲容今賈子容經是也閒居申申天天無事修飾但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耳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統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皇本見上有子字冕鄭玄本作弁魯讀作絻今從之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見喪則哀見貴則敬見廢疾則憐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送死之衣物式車前橫木載也有所敬則俯而憑之版中庸所謂方策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于戶口圖地約則書于土地圖負版持邦國圖籍者人爲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聖人重民哀死而慶其生故式之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親饋非以其饌也作起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則兼者必由左升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亦莊敬之容無在不然也古車無坐故若此今車有坐尤便人則正坐可也

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魯讀車中內顧無不字今從之皇本釋文本作輿中

古文作車中不內顧東京賦車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今文選本仍有不字後人誤增攷禮曰顧不過轂包咸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亦足證內顧之禮包氏正解內顧之禮無不字真魯讀也疾言恐驚眾親指恐惑人故不為崔駰

車右銘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尤魯讀之意最明今各本增不字皆後人誤寫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馬氏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生烈曰迴翔審覩而後下止朱子曰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盛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翥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絜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曰上當有子字梁山澗中橋也孔子嘆雌雉之或舉或集皆能見幾審時故稱曰時哉時哉孔子爲時中之聖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隨時處中無可不可故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見義理無定當時爲宜孔子生當亂世之時則行撥亂小康之義若生平世之時則行太平大同之義易地皆然禮時爲大記者以論語兼陳萬法恐後世惑于所從故于終篇標舉時義以明孔子之道在時學者審時而行可也此爲孔門微言託雌雉以明之上論始以時終以時下論終以命以言人有時命雖聖人不能違也如春秋始于文王終于堯舜記者有深旨不可不察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皇本釋文共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作拱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拚而復釋之爾雅拱執也故雉驚顧而起爾雅鳥曰臭動走之名正字集注引漢石經作戛唐石經作嗅今從戛

戛雉長鳴也子路以手拱執之雉即長鳴而高飛扶搖九萬里負青雲摩蒼天而羅者猶陳于藪澤以喻聖德之因于時亦猶戛雉非人所能知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

論語注卷之十終

門人贛縣王德溍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